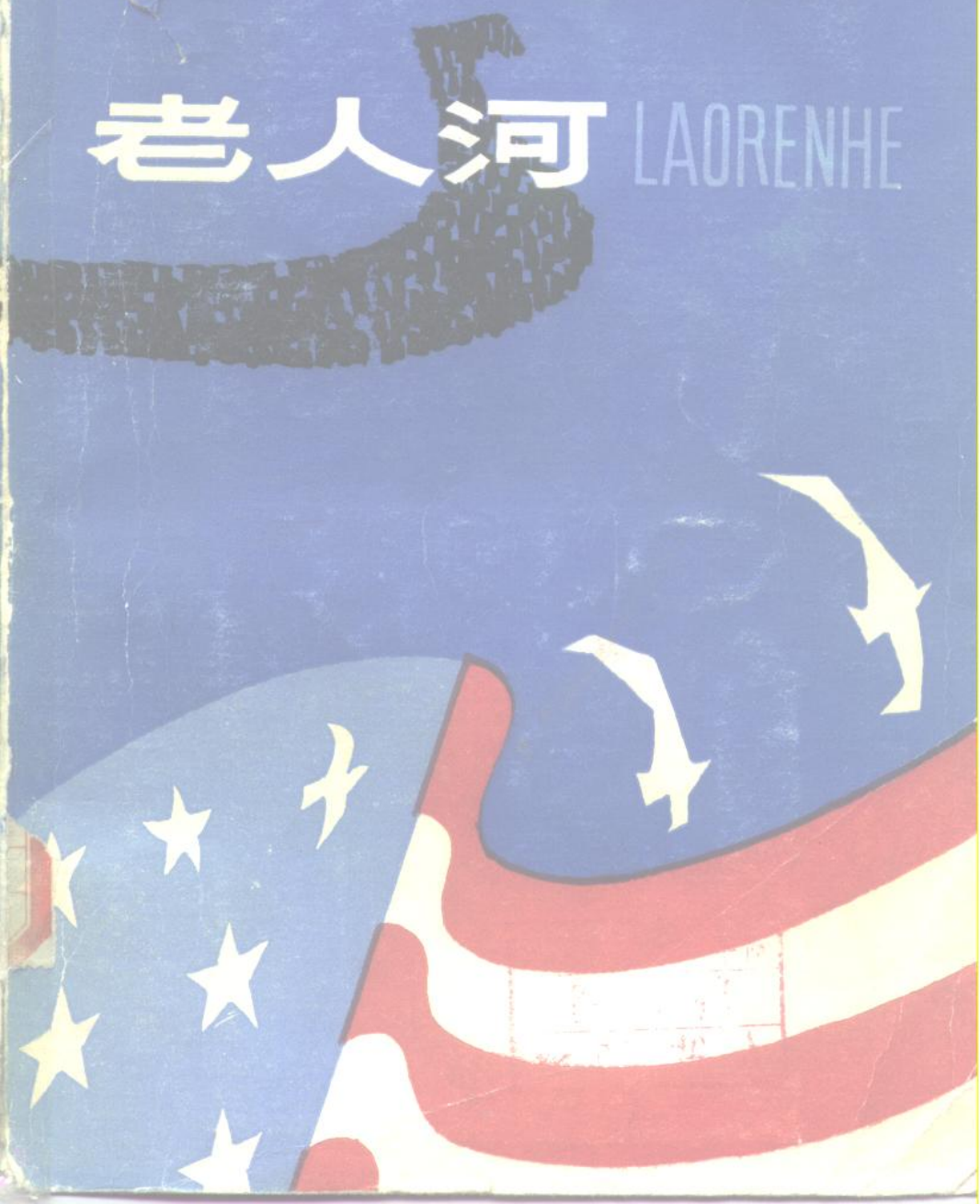


美国中篇小说集

老人河 LAORENHE



I 712.45
70

50116

美国中篇小说集

老人河

安徽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于洪俊

封面设计：晓 华

DP480/03

老 人 河

*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625 插页：2 字数：481,000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48,000

统一书号：10378·27 定价：2.4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美国当代中篇小说集，共收有五篇作品。

《老人河》，写的是一个在押犯人从洪水中抢救一名妇女的传奇性经历；《他犯罪了吗？》，写的是一对黑人男女青年正当恋爱所遭到的侮辱；《50万美元抢劫案》，写的是一个黑社会集团高超的抢劫活动和警方的破案过程；《情波遗恨》，写的是一位参议员与侍女间的恋情纠葛；《活动宴会》，是大作家海明威所写的巴黎经历的自传体小说。

目 录

老人河.....	威廉·富克纳 安 佳	著 译	(1)
他犯罪了吗?	詹姆斯·鲍德温 孙丽华 任秀娟	著 译	(75)
50万美元抢劫案.....	埃德·迈克贝恩 何 晓 曦	著 译	(168)
情波遗恨.....	安琪拉·格莱 张培均 陈道灼	著 译	(316)
活动宴会.....	欧内斯特·海明威 吴 建 国	著 译	(473)

老人河

威廉·富克纳 著
安佳 译

一九二七年的五月，密西西比河洪水泛滥。

在密西西比州的监狱里，有两个犯人。

其中一个年约二十五岁，长得很高却十分干瘦，一张脸晒得黝黑。留着印第安人所特有的满头乌发，一双眼睛黯淡无光，流露出愤恨的神情——不是恨破坏他犯罪计划的人，甚至也不是恨将他送进监狱的律师、法官，而是恨作家和作家凭空虚构的小说人物——诸如钻石家迪克、杰西·詹姆斯等等，他深信正是这些人使他落到现在这个处境。这些作家对其所从事并赖以谋生的职业并不熟悉却十分轻信，他们得到一星半点的新闻就大肆渲染、使之逼真。尤其是在报道罪犯案情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常见。当没有公证人的起誓证词时，那么罪犯的案情报道就特别快。他们盼望那种缄默，而不需要、也不要求、更不希望什么公证，这样他们就可以扩大一角银币和十五分币的销售，到处发售，然而写出的东西毫无可取之处，却导致他受骗犯罪。每当他想到这些就不由得停下耕地（密西西比州的监狱无围墙，这儿是一个棉花种植园，犯人们在看守和犯人头头的枪口下干活），站在田地当中陷入

了一种既愤恨又无可奈何沉思，他思索着一生中唯一一次触犯刑律的经历，竭力想从中得出什么，终于他明白了其中的缘故，他反复思量着这样一个既无意义又不实际的道理（他一意追求公证，但在公证面前又被迫放弃）：上了邮局的当。他感到被那三类邮件方法所骗取的不是粗糙无用的钱币，他并不怎样需要这些钱，而是自由、荣誉和自尊。

他因犯企图抢劫火车罪而被判刑十五年（他刚过了十九岁的生日）。他事前就精心策划过，不折不扣地照搬书上的、其实是虚构的方法；他收藏了两年的平装书，一遍又一遍地读啊、记啊，比较掂量每一情节和方法的优劣，去粗取精，充实计划，使之确实可行。他绞尽了脑汁，不断做一些微小而又关键的改动，这一切进行得十分有条不紊，就象一个负责的裁缝在预期出版的小册子上对宫廷礼服做了一个小小的修改，使之更加新颖。然而，当真正行动的这一天来到时，他甚至连车厢都没走完，更不用说去搜集手表、戒指、饰针和钱币。因为他刚进到可能装保险箱和黄金的快车厢就被抓住了，枪也被缴了，但他没有打着任何人，因为那是支打不响的枪，尽管里面有子弹。后来他向地方检查官坦白了，他是利用在邻近的山乡兜售《侦探报》而得到的一笔钱，搞到了这支枪和一盏遮光灯笼以及一块蒙面的黑头巾。现在，他还常常陷入一种无力的气恨中。他有充裕的闲空，因为在受审时他还有一些事没能讲清，他不知该如何讲。他并不需要钱，也不奢望通过那些不义之财而发富，这些不过是一副镣铐，带在他那自豪的胸前，就如奥林匹克运动员的纪念章——不过是一个标志，表明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他是他所择的事业中的强者。所以，每当他踩在犁过的松软的黑土上，或是在棉花地、玉米地锄苗，或是晚饭后闷闷不乐地仰卧在床上的时候，他就一个劲地发狠诅咒，不是诅咒那些判他坐牢的活人，而是诅咒那些他只知道笔名的人。

另一个犯人长得又矮又胖，头发无几，皮肤很白净，看上去象是从烂木头堆里翻出来暴露在阳光下似的。他也有一种强烈的

愤恨感，而又无可奈何。但他不象前一个犯人从眼光中流露出这种神情。这样，别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也就无人知晓他在愤恨。但是，关于他的案情当时没有一个人清楚，包括将他送到这里的人。他的这种愤恨不是由于那些印刷符号，而是因为他那荒谬的选择，他到这里既是被迫又是自愿。当时，他们迫使他在密西西比州劳役农场和亚特兰大联邦监狱之间做出选择，结果这个光秃的犹如一条苍白蛞蝓的人就选择了密西西比州这个户外农场。而这个选择并没有什么好处，只是那户外的阳光为他那不外露的、难以捉摸的性格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就象静而浊的水中，突然浮出一个清晰可辨的东西，随之又沉入水底。犯人中无人知晓他犯的什么罪，只知道他被判一百九十九年的徒刑。这是个难以置信也不太可能的刑期，本身就带有一种神话性质。表明他被判刑，是因为那些满嘴正义、公正的维护者和支持者们在判他刑的一刹那，只盲目地追求所谓的正义，而无视人类的尊严，象代用工具一样盲目地利用人类的愤怒和复仇情绪，而并非实施公正。无论是法官、律师还是陪审团的成员们，他们一意孤行的粗暴行为显然是抛弃正义，甚至法律。也许只有联邦和州的检查官们才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因为他乘坐了一辆盗来的汽车，当时车上还有一个妇女和另一个男人，这辆车在过州界时，发生了抢劫加油站并打死了服务人员的事件。当时别人都曾看见过这个矮个子犯人，两个检查官也见过，并且一看就知道不是他干的，他就是喝了酒也没胆量去开枪打人。但是他还是被抓起来了，连同那妇女和汽车一起被带到检查官的办公室，而另一个男人，无疑是真正的凶手，却逃之夭夭了。当两个冷酷无情的检查官幸灾乐祸地站在他面前时，他感到冤枉、痛苦，他顾不得体面，顾不得乱蓬蓬的头发和乱糟糟的衣服，歇斯底里地大声抗议，然而，无论他怎么申辩也无济于事。最后，他们让他自己决定。此时，那个狂怒的妇女正在他背后的接待室，由两个警察看押着。根据惯例，他可以接受盗车罪，在联邦法院受审，这样，碰运气的话罪

可以减轻些，就是在去审判庭时要经过接待室，在那里会看见那个发怒的妇女；如果他接受杀人罪的话，要到州法院受审，可以得到允许从后门离开，不必去见那个妇女。于是，他就作出了现在这个结果的选择；他站在了被告席上，听任法官居高临下地宣判他到密西西比州农场服刑一百九十九年，事情就这样了结了。他得到了大量的时间，他们曾尽力教他耕地犁田，但是失败了；他们又将他派到铁匠铺，而那个犯人头头又要求将他调走。结果，他只得象女人一样，围着大围裙，在代理看守长的房间里做饭、扫地、擦灰。他常常陷入沉闷愤恨之中，但他不象前一个犯人表现在脸上，他也从不停下手中的活计靠在那儿沉思，所以没有任何人看出他的愤怒。

从四月底开始，每天当犯人们被一根长长脚链铐在一起，由武装看守押着从地里回来，吃过晚饭聚集在简陋的小屋里的时候，这第二个犯人就大声读报给他们听。这是代理看守长们吃早饭时看的孟菲斯报纸，他将报纸上的消息读给他的同伴们听。这些人对外界的事没有多大兴趣，有些人根本就没看过报纸，甚至不知道俄亥俄河和密苏里河盆地在什么地方。还有些人虽然就在密西西比河的防洪堤下犁田种地、吃饭睡觉度过了数载，或许将是终身，但却从未见过密西西比河里的水。他们的唯一知识就是知道堤那边有水，虽是传说，却也常常听见堤那边有轮船的汽笛声。而且最近以来，确实看到了在距他们头顶六十英尺的地方，有轮船的排气管和操舵室沿着天边不断的移动。

但是，这些犯人最终还是听了读报，并且不久，原来那些象高个子犯人一样只见过马池里的水的犯人，也开始知道在开罗或孟菲斯水准三十英尺是什么意思了。然而，真正吸引他们的也许还是有关防洪堤上服役犯人的情况，他们临时被征招来，有黑人也有白人，分成两组轮流抗洪防险。尤其是有关堤上那些和他们自己命运一样的黑人的情况，在别人的威迫下干活，除了一点粗食和泥泞的帐篷里一小块安身之处外，他们别无其他报酬。随着

矮个子犯人那张读报嘴巴的翕动，一个个报道和描述出现在犯人们的眼前：浑身溅满泥浆的白人一刻也不放下手里的枪，监视着背着沙包的黑人，黑人们象蚂蚁似的排着长长的队伍，来往于陡峭的护河堤上，爬上滑下地将不起作用的拦水沙包投入洪水。或许实际情况还不止这些。犯人们对这场灾难感到惊愕，多半还带有点下等人所特有的疑虑注视着这场灾难的来临——这就象狮子、熊和象从公园里看见了罗马升起的火焰一样。但是这些犯人每天还是在认真地听矮个子读报。这已经是五月了，看守长们所专有的报纸上的大字标题足有二寸长——那些念不成句的粗大的黑体字，看上去似乎不识字的人也应该看懂：

洪峰半夜通过孟菲斯；
白河流域有四千人无家可归；
政府指令在以下县宣布国民警卫队戒严令；
部长胡佛随红十字火车于今晚离开华盛顿。

接着，三天之后，雨仍不停地下着——不是四、五月里那种雷阵雨，而是象九、十月里北方冷空气来临之前的那种连绵不断的细雨。犯人们不再下地干活了，唯一的乐趣就是听听二十四小时的新闻，不过这点乐趣似乎也有点异样：

洪峰现已到达孟菲斯下游；
二万二千名逃难者在威克斯堡安全脱险；
部队工程师们说大堤能保住。

“我肯定，那就是说今晚要破堤。”一个犯人说道。

“啊，也许这雨会一直下到洪水到达这里。”又一个犯人说。

犯人们都希望是这样，因为在他们中有一个不言而喻的想法——如果天晴了，即使是破堤水淹，他们也得下地干活，就象以前那样。他们凭本能感觉到：他们开出来的地和种出来的庄稼，既不属于他们这些种地的人，也不属于那些拿枪逼他们干活的人，故无论对于哪一方——犯人或看守，种到地里的不过是一些卵石，那间过苗的棉田里不过是一些纸壳子。虽然他们说不出理由，

但这并不矛盾。因此，犯人们带着这突然升起的狂望和满脑子的晚报新闻，经过一天的闲散，听着锡铁棚上的雨声，不安宁地睡下了。半夜，突然一阵激烈的电铃声和看守的叫喊声将他们吵醒，接着又是一阵卡车的发动声。卡车早已等候在那里了。

“起来！”代理看守长喊着，他早已穿戴完备——胶鞋、油布雨衣，还有机关枪。“一小时前，上游大堤破了，赶快起来去抢险！”

过了很久，天才蒙蒙亮，雨还在淅淅地下着。高个和矮个犯人连同其他二十个犯人呆在一辆卡车上。犯人头头开车，司机室里坐着两个武装看守。犯人们拥挤地站在象马棚一样无顶的车厢里，既象竖起的火柴盒里的火柴，又象炮弹壳里一排排铅笔似的抛射药，脚上锁着一根链子，并且两端固定在卡车的钢厢上。犯人们站在杂乱的铁镐铁锹之上，两脚不能动，只有腿部稍可活动，铁链在来回摆动。

接着，这场两个星期以来他们只是从报上听到的洪水一下子呈现在眼前。一条新筑起的大堤高出地面八英尺左右，此处在当地曾是有名的大垃圾堆。堤上新修的大路向南延伸，两边皆是些挖土筑堤留下的土坑。自秋天雨季开始一直到整个冬天，这些坑里已蓄满了水，更何况昨日又下了一场大雨。但此时，这些坑坑洼洼已浅浅地浮上一片静静的渥水，水静静地流进远处的地里，浸入一条条犁沟，渗进一片片的泥土中，在昏暗的光线下微微泛起白光，犹如俯伏着的巨格大栅栏。卡车仍在急速奔驰，犯人们沉默寡言，他们始终不语，现在更显得沉默、阴郁。个个伸着脖子朝向大路，一副严肃的表情。随着犯人们视野的移动，犁沟里的浪波消失了。代之的是一片极平静坦荡的银色水面，水中的一根根电线杆和标志分界线的一排排整齐的树篱，仿佛是钉在那儿，牢固得就象嵌在水泥里似的。

水面如此平静和坦荡，看上去既驯服又温和，让人觉得是那么安稳平坦，仿佛可以在上面行走。水面如此的宁静，使得犯人

们忘却了这宁静的下面正蕴含着极大的不安。直至他们到达第一座桥时才意识到这点。桥下的濠沟小溪都已看不见了，只有几排柏树和荆棘仍在那里，表示那里是濠沟小溪。在这里，犯人们耳闻目睹了那片静水的能量——一股巨大深沉的缓流向东边上游的方向移动。

“这是往回流。”一个犯人喃喃地说道。

从那平静不动的水下，隐隐传来水底下那种深沉的隆隆之声。尽管车上的犯人们没有一个人去作比较，但这声音听起来仍就象火车在远处的地下道里以罕见和惊人速度疾驶。这一切就好像分成了三个互不相连各有不同的阶段。首先，温和平缓的水面泛着泡沫，漂浮着树枝嫩叶，掩饰了洪水的凶猛，使人对其发生错觉；其次，势不可挡，漫无方向；接着，原始的溪流向着洪水相反的方向淙淙流动，去为人类效忠。这就象一群蚂蚁排着长队爬行在铁轨之间，当一列快车驰过时，它们并没意识到其威力和凶猛，还以为是一阵旋风吹过。

大路两边开始有水了。仿佛大水发现了犯人们已意识到水下的运动，于是就不再装模作样躲躲闪闪了。犯人们似乎目睹了那大水从垃圾堆两侧浸漫上来；那几里之外的高高耸起的大树消失于水面，只有那零星短小的树枝露在水面上，如同荒秃的草地上点缀着灌木。卡车驶过一间黑人小屋。大水漫到窗台。一个妇女紧紧地抓住两个小孩，蹲在屋梁上，一个男人和一个半大的孩子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正在把一头尖叫的猪往仓库的斜顶上拽，仓库的屋梁上蹲着一排家鸡和一只火鸡，附近的草垛上，一头母牛被绳子拴在中间的柱子上，时而发出叫声。一个黑人小孩，哭喊着骑在一头无鞍的骡背上，两腿紧紧地夹住骡的躯体，斜着身子拖拽着另一头骡子，在水中挣扎着，拍打着，将骡子赶近草垛。房顶上的那个妇女对着驶过的卡车尖声地喊着，那声音越过褐色的水面传来，是那么微弱但却悦耳，然而随着卡车的远驶，那声音愈来愈弱，最后终于听不见了，不知是因为离远了，还是她停止

了尖叫，车上的人谁也不得而知。

随之，路消失了，前面的路陡然入水，根本看不出斜坡，并且没有一点起伏的水波和明显的界线，仿佛这条路就是这样修的并已存在多年了。就象一把薄刀灵巧地将一片肉削进水里，没有一点搅动。卡车停了下来。犯人头头从司机室里出来，走到后面，从犯人脚下抽出两把铁锹。锹刃碰在犯人的脚链上，发出响声。

“怎么啦？”

“你要干什么？”

犯人头头没有回答。他又回到司机室旁边，一个看守已经从里面下来了，没有带枪。他们两个人都穿着齐大腿根的靴子，一人拿一把锹，下到水里，小心翼翼地用锹把在水中试探着向前摸索。刚才问话的那个犯人又说话了，他是个中年人，铁灰色的头发又粗又密，乱蓬蓬的，脸上露着惊恐发怒的神情。

“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他问道。

还是没有人回答。卡车跟在那两个人的后面向前开进水里，车子前面缓缓推起一股混浊的黑褐色的水。那个灰白头发的犯人尖叫起来：“该死的，打开链子！”他开始反抗，拚命地向前移动，还不断地捶打靠近他的人，直至够到司机室的顶棚，于是他举起拳头敲打司机室顶棚，大声喊道：“该死的，打开我们的链子！打开链子！畜生！”他毫无对象地独自叫喊着，“他们要淹死我们！打开链子！”

周围的人都听见了他的喊声，但都象死人一般，没有一个人答话。卡车仍在向前缓行，那两个人倒拿着铁锹，在水里摸索着探路，另一个看守把握着方向盘，二十二个犯人象鲨鱼一样挤在车上，脚被铁链锁在车厢上。他们又过了一座桥——两边那似是而非的精工修建的铁栏斜出水面，车行了一段之后，那铁栏又倾入水中不见了。这几乎有种令人不安的意味，然而又并不那么明显，就象人在梦中梦见什么但不是恶梦。卡车仍在向前行驶。

接近中午的时候，他们到达了目的地，即一个小镇。镇上的

街道铺着沙石，车轮子跑在上面发出裂帛之声。这时，那两个人又钻进司机室里，车子开始加速行驶，溅起的一股股水流，越过水中的人行道，流进邻近的草坪，拍击着房门屋廊。路旁的人们站在一堆堆的家具上。卡车穿过商业区时，犯人们看见一个男人穿着齐臀的长靴，站在没膝的水里，从店里拖出一只浅底的小船，上面还放着一个钢制保险箱。

最后，他们在一条铁路旁停了下来。这条铁路垂直地穿过大街，将小镇分成两部分。这也是一条筑在垃圾堆大堤上的铁路，比小镇约高出八、九英尺，街道与铁路相交之处拐了一个直弯，近旁有一台棉花打包机和一个装有货车门那么高的货台，上面有一个黄褐色的军人帐篷，一个身着国民警卫队军服的卫兵，持枪荷弹地站在那里。

卡车拐了一个弯，开出水面，爬上一个推棉花车的坡道，许多满载家用货物的卡车和私人汽车开上这个坡道，将东西卸在平台上。犯人们被从车上解下来之后又两人为一组地被锁上脚铐。他们登上平台，即刻感到进入了一个混乱不堪的地方，到处都是床、箱子、煤气炉、电炉、收音机、桌椅和相框画。一个胡子拉碴的白人，穿着溅满泥水的粗布裤和一双到大腿根的胶靴，在他的监视下，一排黑人将棉花一点点地放进打包机，门口还站着一个持枪的卫兵。犯人们没有在此停下，在两个带枪的看守看押下，挤进一间黑乎乎山洞似的屋子，里面堆放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家具，棉花包、梳妆镜、和餐具柜上的玻璃泛着微弱的光，一种死气沉沉、毫不明亮的光。

犯人们从屋子里走出来，上到那个有军用帐篷和穿军服卫兵的装货台，等在那儿待命。他们无处得知来这里的原因和目的。两个看守和那个卫兵在帐篷前说着话，犯人们一字坐在台沿上，象一排栖在篱笆上的鹰。带着脚镣的脚吊在边沿上不时地摆动着，脚下那褐色的死一般静的水里露出了铁路的路基。路基完好无损，一点也不象发生过变化和灾害。犯人们彼此沉默不语。静静地凝

视着铁路那半边的镇子。在灰蒙蒙的天空下，那镇子和房前屋后齐整的树木仿佛是漂浮在无垠的水坪上。

不一会儿，又来了四辆从农场方向开来的卡车。犯人们分别爬上车厢，挤作一团。四辆卡车发出裂帛般的声音，一辆接一辆地消失在打包机的那边。不久，平台上的人就听见脚步声和铁链轻轻的撞击声，接着打包机那边出现了第一辆卡车，第二辆，第三辆。那儿约有上百个穿着亚麻布裤和短上衣的人，另外还有十五个看守，也许是二十个，有的持步枪，有的则拿机枪。第一批货物渐渐堆高了，犯人们腰间挂着丁当作响的链子，毫无选择地成双成对。这时，天开始下起雨来，不象是五月的雨，倒象是九月的连阴雨，细细蒙蒙。尽管打包机房的门是开着的，但犯人们没有一个进去躲雨，甚至朝那儿看也不看。有的也许希望进去躲躲，有的根本不希望。如果他们脑子稍转一下，就可想而知那里面的一点空间即使没有放满，也将用来放家具。退一步说，就是有地方，也轮不到他们，这不是说看守们希望他们淋湿，而是根本就没有想到要让他们躲雨，所以，犯人们只是闭嘴不语，他们将工作服的领子翻上来，弓着腰，象牲畜那样，用脊背对着雨。他们束紧腰带，象猎场上的猎狗，安然不动，集中精力耐心等待。

又过了一会儿，犯人们发现卫兵的人数已增加了一打，或许还不止，都穿着干爽的暖和的橡皮雨披。还有一个军官，腰间别着手枪。这时犯人们虽然还在原地未动，却闻到一股食物的香味，他们四下张望，就在打包机房的门里边，他们看见一个军用野战厨房。但是犯人们谁也没动，一直等到集中站队之后，他们才耐着性子，在雨中低头缓行过去。每人得到一碗炖食物，一杯咖啡，两片面包。他们就在雨中吃着这些食物。平台上湿得不能坐，犯人们象乡下人那样坐蹲在脚后跟上，上身前倾护着碗杯，不过落进小池坑里的雨还是溅进了他们的碗里和杯子里，不知不觉地渗进面包里。

犯人们在平台上呆了三小时之后，开来一列火车接他们。站在

最边缘的犯人一个劲地盯着火车看，目不转睛地打量着火车——这是一列客车，显然是自动控制，隐约可见的烟筒里拖着一股浓烟，浓烟并不向上，而是慢慢集聚在一边，随后轻飘飘地散落在水汪汪的地面上，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火车开到近处停了下来。在末尾挂有一个很小的装有推动转换器的机车，还牵着一节老式的无篷车。犯人们一窝蜂地拥上火车，挤向一端，那里有一个小型的铸铁炉，炉子是灭的，然而犯人们还是围在旁边。在这块无声的冷铁板上，散乱地撒着枯萎的烟叶，还有花生壳、香蕉皮、婴儿的脏衣，使人想起了那些星期日旅游者。

犯人们推推搡搡地抢着地方，挤成一团，“行了，别挤了！”一个看守大声喊道，“赶快坐下来。”最后，三个看守放下手里的枪，走到他们中间，将他们分开，强迫他们坐到位子上。

座位不够，有的人就在过道里叉开两腿站着。犯人们听见制动器启动发出的嘶嘶放气声，机车鸣响了四声汽笛，火车猛烈震动了一下之后开动了。平台、打包机一闪即失，静止不动的火车迅速全速行驶，就和它曾出现时那样，使犯人们感到梦幻般的神奇。机车虽然在前面，火车却在向后行驶，而火车开来时，机车倒挂在后面。

铁路拐弯之后又浸入水中，但这时犯人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只觉得火车停了，并且听见一声长鸣的汽笛声消失在荒凉孤凄的荒原上，但这仍没有引起他们的好奇。车窗外面的玻璃上流着一道道雨水。犯人们有的坐着，有的站在那儿。火车开始减速缓行，和刚才那辆卡车一样在水里摸索着向前。褐色的水在一节节无篷货车间和传动轮的辐条中激起一个个涡旋，冲击着机车下部开动着的制动器。火车再次发出四声短促刺耳的鸣叫，这汽笛声充满着无视一切的味道，然而也象离弃甚至永别，仿佛那辆机车知道火车再不敢停下也永远回不来了。两个小时以后，在微弱的光亮中，犯人们透过玻璃上流着水的窗子，看见一座孤零零的农庄住宅着了火，在暮色中犹如一堆燃烧的木柴，漂浮在荒芜的水

面上。火焰旺盛，青烟袅绕，看上去是那么神奇、迷惑、不可思议。

黑幕降临不久，火车停了下来。犯人们都不知身处何地，他们也不询问。既然不知道出来的目的和原因，也就不想打听到了什么地方。犯人们甚至什么也看不见，因为火车上没有灯，而且窗外雨雾茫茫，窗内人群拥挤，热气腾腾，使得车窗上无一点亮光，唯一可见的就是一轮乳白色的光圈和手电筒的光亮。犯人们能听见嘈杂的呼喊声和下令声，接着是车上的看守开始喊叫，犯人们的脚又被铐在一起，押向出口，脚链发出丁当响声。

犯人们下了火车，一股浓烈的蒸气嘶嘶地迎面扑来，带着缕缕烟气吹过去。一艘笨重的汽艇象火车一样挂着一长串小艇和平底船，停靠在火车旁边，卫兵又增多了，电筒的亮光在枪管、子弹带上跳来跳去，当犯人们颤颤兢兢下到膝盖深的水里、向船舱里走的时候，电筒的亮光又落在犯人脚链上，闪闪发亮。不一会儿，汽艇开始发动了，随着那辆火车也消失了。

又过了一小时，前面开始有亮光了一——一排红色的小孔，闪着微弱的光亮，顺着地平线伸展过去，看上去宛如低低地悬挂在天空。但是，几乎又过了一个小时才到达那儿，在这一个小时里，犯人们蹲在小艇里，身上裹着潮湿的衣服，他们不再感到天上在下雨，而是自己身上的雨水在往下滴。他们注视着前面那愈来愈近的亮光，直到最后隐隐看见防洪堤的上部。这时犯人们能够辨认出沿大堤搭起的一排军用帐篷和蹲在火堆旁边的人。闪闪跳动的火光照在水面上，显露出拴在大堤一侧的一片小船，反衬出高高的大堤立在黑色的空中。汽艇上的电筒光沿着堤基照在那一片小船上，忽闪忽闪的。很快，汽艇息声停泊过来。

犯人们登上大堤之后，看清了一长排黄褐色的帐篷，间隔之处燃着一堆堆火，周围的人——有男人、女人和小孩，有黑人和白人——有的蹲，有的站，分散在杂乱无章的用帆布包捆的货物上，他们斜过身子，借着火光，两眼滴溜溜地打量着犯人们的条格衣